强化联防联控 依法落实疫情防控责任

涟水日报
五岛文学

这个春天 我在家乡听花开的声音

■ 郑庆霞

往年的立春时节，寒冷总是关不住我一颗向往春天的心。于是围起柔软的羊毛围巾，戴上厚厚的羽绒手套，只有两只眼睛裸露在春寒料峭中，腊梅渐行渐远的脚步伴随着梅花砰然绽放的声音，是那样地震撼我的灵魂。

然而，今年的立春却被新冠肺炎疫情挟持着，所有人都小心翼翼规规矩矩地宅在家里，防范着凶险狡诈的病毒，关注着疫情防控的形势。而梅花依然在病毒肆虐的阴霾中，以饱满的激情绽放着，因为它知道，有无数双渴望春天的眼睛，正透过紧闭的玻璃，向她诉说着无尽的深情。

一场春雪，让准备远行的春天不再遗憾，一大早推开门，忽然看到门前菜园子里，点点翠绿从圣洁的积雪里钻出来，我不禁心花怒放，这分明就是春传来的信息啊，瞬间，我就听到春在不远处唱着欢快的歌曲，向无数个渴盼春天的灵魂展露勇敢的笑容。

一种想把自己扔进乡村田野的欲望让我无法控制，于是我戴上口罩，急急地穿过村庄前的小路，孤寂而雀跃的脚印跟随在我的身后，欢愉地延伸向乡村公园那个静寂无声的角落。远远的，梅花那种特有的清香便扑进我的鼻孔，惹得我加快脚步，好想一下子就看到雪地里那一抹嫣红。

因为疫情的侵扰，这个世界似乎被果断地摁下了停止键，往年人来人往的公园里，此时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身影，站在被铁丝网围拦起来的公园边，独自欣赏梅花的傲雪绽放，心里不禁感觉深深的失落，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，一份美好，分享出去便能产生更多的美好。我蹲下身子，试图用冰凉的指尖触摸铁丝网那边的孤独，然而我没有，我要把这份孤独里的勇敢保留下来，等到疫情驱散，邀上一群人，一群喜欢春天的人，来享受这份在非常时期用孤独散发出来的勇敢和美好。

于是我打开相机，把这份孤独里的美好定格在我的相册里，蓦然发现，在这株梅花的不远处，几株迎春花正露出羞涩的笑容。我忍不住用手捂住眼睛，我要平复一下心情，来消化这种意外的惊喜。无论病毒如何猖狂，春的使者都会如约而至，人世间从来都不缺无畏的勇士啊。我要去朋友圈，跟宅在家里的亲友们一起，分享阴霾里的勇敢，分享阴霾里绽放的美好，分享春天带来的信息。是的，春天来了，梅花已经盛开，离万紫千红、百花齐放的日子还会远吗？

“闺女啊，都玩有好一会儿了，赶紧回去，天冷，又是非常时期，在家里不要随便出来啊。”不远处的岗亭前，自愿参加抗疫的邻居大叔高高扬起手臂，呼喊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

七十几岁的大叔站在雪地里执勤，为了保持脚的温度，在岗亭前来回走动，两手使劲地搓着。看到这里，我心疼起来，下意识地向岗亭跑去，迅速掏出口袋里一只备用的棉布口罩，戴在大叔的医用口罩外面。“快回快回，叔不冷，叔天天在外面，身上会有病毒，你不要过来！”

然而我的速度是那样迅疾，在大叔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已经完成了我的系列动作。

“赶紧回去，呆在屋子里，疫情还没过去，想看春天的花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再说，好不容易有这个长假，在家好好陪陪你老爸老妈，说不准啊，一不小心，你就能在屋子里听到花开的声音呢！”

我不禁愕然了，这是我那位在田野里辛劳一辈子的大叔说出来的话吗？怎么会如此浪漫、如此动听？哦哦，这个假期，我可以在家乡陪着我的至亲，一起听花开的声音啊。

此时，一轮朝阳缓缓爬上树梢，发出的光晕微弱而苍白，然而那暖，却真实又祥和。

心海斑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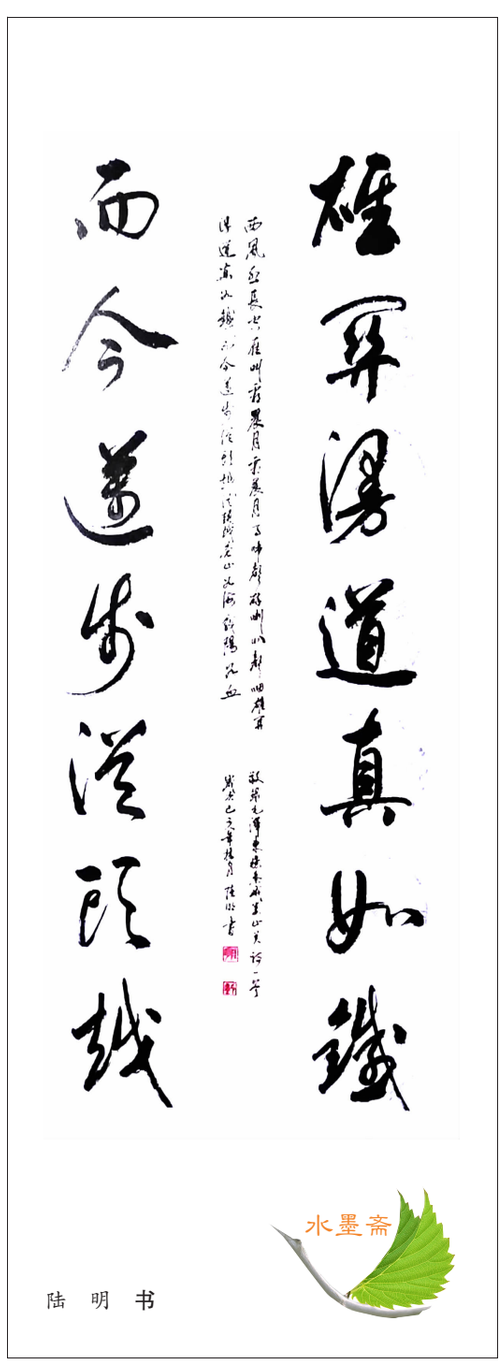
【钗头凤】还我春天

■ 汪宝林

疫风作，西风恶，
二月龙头难出郭。
宅中闲，视频阑。
隔窗星数，一夜几番。
叹，叹，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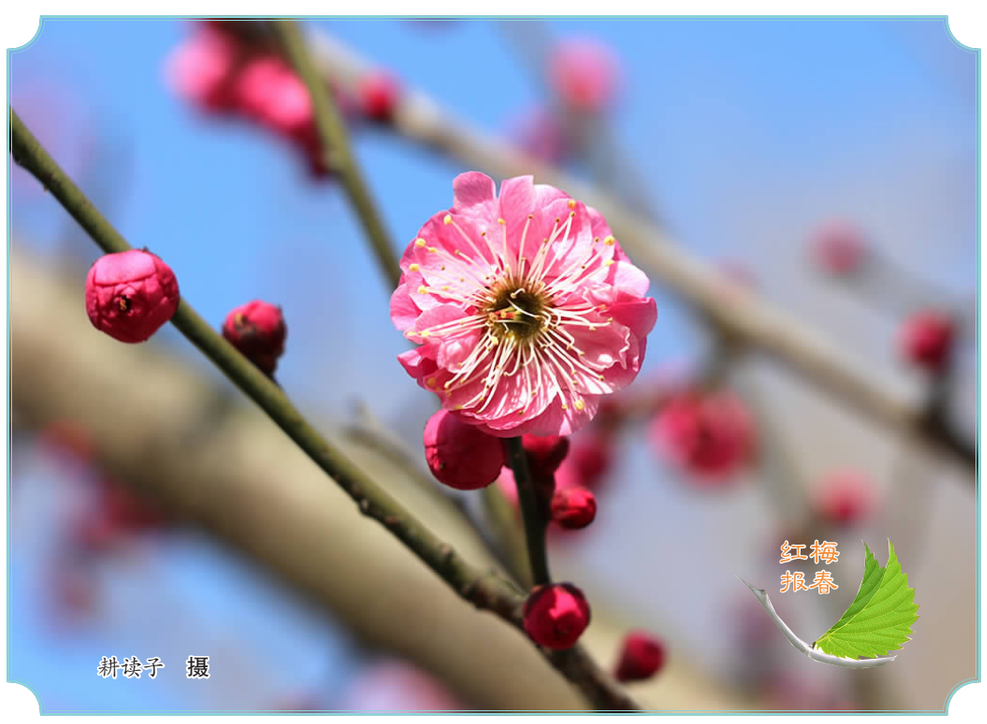
心牵鄂，诗吹角，
鼓帆江汉看黄鹤。
九州悬，水天燃。
火烧冠毒，还我春天。
欢，欢，欢！

安东诗苑



陆 明 书

水墨斋



耕读子 摄

红梅报春

雨夜

■ 洁雪寻梅

夜黑，风狂、雨大，街灯黯淡昏花。

他，独斟独饮，醉梦天涯。夜半，跌跌撞撞摸到家，妻的脸，冷若冰挂。

清水流，桃花撒。想当年，河岸边，柳树下，他们相依相偎，绵绵的情话，羞红了晚霞。

蜜月如昨，爱的神话，在悠悠日子里描画。他常醉归，她嗔怒数落喂茶，热毛巾给他擦了又擦。

……

“对不起，我、我又喝多了！”蹑手蹑脚推开门，面对微笑的她，他嘟嘟哝哝说了一堆道歉的话。

“我都说了一宿，你怎么一言不发？”他恍惚如梦，凑近她的脸颊。

床头，一幅遗像高挂。

绝句小说

等你归来

■ 杨海燕

“再见了，再也不见了！”晓娜凝视着手机屏保照片，喃喃自语着。

照片上的文峰英姿勃发，面容俊朗，双眸深情款款，像无边无际的大海，晓娜每看一次，都情不自禁地跌入其中难以自拔，她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中，直到海枯石烂。

可是，这次，她没有久久地沉浸在这汪洋大海中，而是颤着指头点了一下删除键，文峰就从眼前一下子消失了，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

放下手机，晓娜起身走到窗前，一大束鲜花娇艳欲滴，散发着淡淡、甜甜的芳香，抚慰她疲惫不堪的心灵，她稍稍心安了些——没有了爱情，她还有自己的事业。在鲜花的芬芳中，她要出征了，到抗疫一线去，去体现自己的价值，去和时间赛跑，抢回更多人的生命。

几个小时后，晓娜和两个同事坐上飞往湖北的飞机。看着窗外朵朵白云，像盛开的棉花一样舒展着，她的思绪也舒展开来，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，她的眼睛慢慢湿润了。

晓娜和文峰是同学，也是同桌。文峰的父亲是某局的局长，母亲是中学教师，家境优越的他贪玩任性，没把心思用在学习上，母亲就找同事，也是文峰的班主任，请她多关心、照顾一下文峰，班主任就把他调到班长晓娜旁边，让晓娜多辅导他。

朝朝暮暮的相处，内敛、沉稳的晓娜竟然让好动、爱热闹的文峰静下心来，他不再贪玩了，成绩慢慢上升，高考时顺利考上警校，毕业后通过招警考试，成为一名警察。而成绩优异的晓娜高考前因父亲突发心肌梗死去世，心神恍惚，高考没能正常发挥，最后进了卫校，毕业后做了护士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，文峰将压抑已久的情愫倾吐给了晓娜，晓娜也喜欢上了英俊帅气的文峰，可是两人的恋情遭到文峰父母的反对，他们怕娇生惯养的文峰吃不了照顾老人的苦，长痛不如短痛——晓娜的母亲疾病缠身，卧床不起，每天靠着药罐子活命。晓娜选择做护士，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。而文峰不觉得苦，他经常帮着晓娜给她的母亲翻身、擦洗、做饭、喂药。文峰炽热的恋情和贴心的帮助，给晓娜带来了甜蜜的慰藉。

为了自己的爱情，晓娜鼓足勇气，想方设法来打动文峰的父母。

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抽空为文峰的父母各织了一件貂绒毛衣，然而，绵软、温暖的毛衣在托文峰带回家的第二天，就被沮丧的文峰送了回来。她得知文峰的母亲喜欢吃甜点，就去学习班学做提拉米苏、鲜奶麻薯、抹茶生巧、水果布丁、巧克力芝士……没事就做上一份让文峰带回家，可是，却大多无奈地进了文峰的肚子。她知道文峰的母亲患有咽炎，就买一些胖大海、菊花茶、罗汉果让文峰捎给他母亲泡茶喝，可是，文峰的母亲随手放在抽屉里，让它们饱受冷落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。晓娜的心疲惫不堪，她想，既然焐不热文峰父母的心，不如各自解脱吧。然而，每次看到文峰清澈的双眸时，她到嘴边的话总不忍说出口。

恰逢此际，形势使然，一个生死选择摆在了晓娜面前。她毫不犹豫地写下请战书，甘愿冲到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湖北去参加抗疫战斗。她知道，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，已经有同仁倒下去了，自己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，她也舍不得长卧病榻的母亲，然而，神圣的使命感使她暂且放下孝心，不顾生死，去做一个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。

写下请战书的那一刻，晓娜的脑海里闪过文峰俏皮的笑，一滴泪滑落下来，滴到签名上，她放下笔，也放下了儿女情长。

这场仗打得真激烈啊，连续多日忙碌，晓娜累得筋疲力尽，她顾不得休息，协助医生、照顾病人，在病房里奔波着。

终于，随着各地驰援疫区的医疗队的陆续加入，晓娜有了休息时间。她打开手机，急不可待地想问候一下母亲。屏幕上跳出文峰一连串的未接电话，她知道他没有死心。

还是跟他说清楚吧。晓娜心里这样想着，拨通了文峰的电话。

“小傻瓜，父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……”文峰兴奋地说着。

“你不要哄我了！我们就放过彼此吧！”晓娜有些不忍，但还是硬下心坚持着。

“孩子，是真的！那天从电视上看见你出征的镜头，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！我们等你归来！等你归来，你和文峰就去领证！你现在放心战斗吧，我们会把你母亲照顾得好好的……”电话那端，文峰的母亲柔声说着。

晓娜的眼睛湿润了，她的心欢畅起来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她渴望着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，早日归去，早日看到文峰的母亲穿着她织的毛衣，吃着她做的点心……

小说天地

百年又兴庄

■ 徐文生

有报道说，2000 年时中国有 360 万个自然村，到 2010 年自然村减少到 270 万个，也就是说 10 年里有 90 万个村子消失了，一天之内就有将近 300 个自然村落消失。如今又一个 10 年将要过去了，中国又有多少万个自然村落消失了呢？比前 10 年只会多不会少吧！

又兴庄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，上次我回去村干部递给我一张纸，我看了下，叫“房屋自愿拆迁协议书”。看来，又兴庄离消失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。

小时候听爷爷讲，我们是从时码钦工搬来的。“原来老太爷准备把庄子盖在‘大屋基’上的。”“大屋基”我知道，在我们庄子西南大约一里处，高得像“小山”，那时挑猪菜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“大屋基”，因为可以比赛谁最快冲到“山”顶，也可以从“山”顶骨碌骨碌滚下来。“但在屋基筑好准备第二天拉跟脚时，一条狗含了个死人头放在了屋基上，老太爷认为不吉利了，于是就在现在我们住的这地方又重新筑屋基盖房建庄子，取名叫‘又兴庄’——重兴一个庄子的意思。”

又兴庄除徐姓外还有两户王姓，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是长工，1958 年成立生产队时划到又兴庄，其中有一位后来还做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会计。此公博学，通晓古今，对又兴庄的“前世今生”比徐氏子孙懂得还多，他说：“又兴庄这一片地原是赔女田，又兴庄的老太爷是兄弟仨，长公讳简宽，次公讳简树，三公讳简尺，其中一公携五子靖湘、靖涟、靖潘、靖国、靖林出宅到这里，时称‘老五房’……”

1996 年我支系慎鳌公牵头，商议续修徐氏族谱，我有幸从老家谱中看到这样一段话：“……本支系家谱由八世祖嗣爱公主持修编，草谱刚成而病卒。后延缓至十世祖源澶公续修，于清雍正十二年间（公元 1734 年）方得大功告成，并从十一世起，首次采用排辈用字：‘简靖淑慎贞 敏祗勤熙嘉 辑新绍振丕 烈祉履笃臻’共二十字。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 1905 年），涟徐支系家谱续修，又增添十字为：‘显同锺锡豫 其传绪乃延’……”一代人按 25 年计算，由此我推断，又兴庄始祖由钦工（时码街北）迁居而来，大约在清道光十年（公元 1830 年），距今 190 年上下，也就是说又兴庄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了。

又兴庄人杰地灵，民风善良朴实、温恭谦让，经历了风风雨雨近 200 年，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，如清廪生慕荣公，原涟水南门医院医师、一代名医慎典公等，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考上院校的竟达 20 多人，这对于一个小小的村庄来说，实在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。

或许，用不了多久，又兴庄会像全国无数个自然村一样消失于无形，或许数十年后已没有几人知道它的存在，就好像没有几人知道又兴庄的始祖是谁一样。但我相信，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并将它妥妥地放在心底，并一代一代地讲下去。

守望故园